

混世魔王



陳福郎 著

.5

混世龙王

陈福郎 著

鹭江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六月

混世龙王

陈福郎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1印张 225.5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

书号：10422·29 定价：1.70元

内 容 提 要

郑芝龙的脸谱太出奇了：他自幼刁顽异常、舞刀弄棍；他大逆不道，诱拐父妾，弃家远遁；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懂葡萄牙语，曾与荷兰人过从甚密，又是一个打击荷兰侵略者的英雄；他是一个出没波涛、杀人越货的海盗，又是一个强有力的海上贸易商；他是一个旅日华侨，娶了日本妻子而生了赫赫有名的郑成功，又因图谋不轨而逃离日本；他是一个移民台湾、开发台湾的先驱者，又是一个先后为明、清两朝招降的贰臣。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生动地描写了郑芝龙富于传奇冒险的一生，逼真地刻划了这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明末清初东南海上各种势力，特别是商业资本同朝廷海禁之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小说情节曲折，场面壮阔，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叛逆.....	(1)
第二章	聚义日本.....	(21)
第三章	开基台湾.....	(45)
第四章	“飞黄将军”	(67)
第五章	出师沿海.....	(93)
第六章	武力挟抚.....	(115)
第七章	荣返故里.....	(136)
第八章	海防游击.....	(157)
第九章	消灭异己.....	(182)
第十章	海上国王.....	(206)
第十一章	安平声威.....	(227)
第十二章	统一海上.....	(250)
第十三章	八闽长城.....	(275)
第十四章	权倾东南.....	(298)
第十五章	被挟北上.....	(323)
后 记	(343)

第一章 家庭叛逆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

初夏的阳光，温柔地抚爱着大海，折射着绚丽的波光。大海的姿容，显得楚楚动人。

在茫茫净澜中，一艘帆船，孤独地行驶着。

这是一艘双桅商船。海风扬起了一面黄色旗帜，上面赫然写着“致富号”三个篆文大字。

“致富号”从澳门驶来，装载着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前往日本平户交易。现在，船已过了南澳，开始进入福建海域。

船主李旦，雄健魁梧，面容黝黑，那鼓囊囊的肌肉，那犀利的眼神，都在显示着他的力量。他用牙撕扯着手里的一条鸡腿，嘟嘟囔囔地对立在身旁的总管说：“铜山寨的巡海船，不好打发，传令弟兄们，收拾收拾家伙。”

忽然，储藏食物的后舱里，传出酒瓮的碰撞声。李旦开舱望了望。“活见鬼！”他下意识地又拉上舱门，回身咕噜咕噜连喝了两大海碗酒，出了尾楼，来到甲板上。

初夏，南风盛发。帆船兜满了劲风，鼓浪劈波。

李旦坚实粗硬的脸膛，象海空上渐渐聚拢来的乌云，阴沉了下来。

“龙卷风！”船上的水手惊叫。

碧蓝的海水，变魔术似地，眨眼间混浊了；阴沉沉的天空，象铅块般沉沉地扣在人们头上；远处的天际，一条白色的长龙，翻滚而来，已经依稀听到它的咆哮声。

李旦下令缩帆。

水手们：大缭、二缭、左橹、右橹、直库、头碇、二碇、杉板工、阿班、押工等，七手八脚地忙乱着。

娴静的大海，撕破了她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狰狞、丑恶。她犹如一个魔鬼，怒吼狂叫，张牙舞爪。暴雨与波涛相接，水天融成昏黑的世界。“致富号”象沸汤里的菜屑，在浪峰浪谷里听凭主宰。

李旦在尾楼舱里，叉开的脚趾，铁钉般地钉在船上。他双手攥住舱板，微闭双眼，沉着而虔诚地向“关帝圣君”求告。

“妈祖救命！妈祖救命！”水手和随员们，趴在舱板上，歇斯底里地呼叫。那凄惨的声调，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听了都会心碎。

他们期待着出现红光，期待着手提红灯的仙女：大慈大悲的妈祖——万能的海神。

与此同时，储藏食物的后舱里，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却在向上帝祷告。他埋身在蔬菜堆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叫：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神态十分平静。他信心十足：上帝一定会救我渡过难关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阵失重感，使他的五脏六腑如同刀绞一样。好在他身体强健，没有呕吐出来。船，象顽童手里的皮球，被随意抛掷着。他脸上的平静慢慢消褪掉，他的信心坍了。天堂，地狱，种种幻像，一齐在他眼前乱晃乱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试图重新树立信心，反复地向上帝祈求护佑。他虔诚地呼叫，那音域浑厚的声音，一出口就被风浪的呼啸吞噬了。

龙卷风过去了，船渐渐平稳下来。他脸上浮出了高深莫测的微笑。

他长得十分英俊：硕大的头颅，宽阔的脸庞，眉眼、鼻子和嘴巴，象刀镂过一般，很有雕塑感。两扇大耳，使人一见就会联想到“三国”里的刘备。他确实十分钟爱《三国演义》，但并不喜欢刘备，倒是对曹操更为偏心。他那栗壳色的肤色，增添了勃勃英气。

他疲惫地躺在舱板上。他蠢蠢欲动，很想走出这黑暗污浊的闷舱，吸一口新鲜空气，看一眼众人劫后余生的模样。他终于还是按捺住，警告自己：老实点，过了湄州湾再露面。

暴怒了一阵的大海，还在喘着粗气。波涛虽然不似刚才那样狰狞，但还不时闯上甲板，抖着余威。到了傍晚时分，云层渐渐上升，淡化。太阳不时从云缝里探头探脑。海水的鱼腥味很浓。众水手穿着宽大的裤衩，在擦洗甲板。大家说

说笑笑，互相戏谑刚才的狼狈相。

正在这时，铜山寨的三艘双帆艍船^①，正尾随“致富号”，联踪^②紧追。

铜山寨把总茅宗宪，站在中军船的甲板上，得意洋洋地对左右说：“有鱼撞网了。”^③

李旦得到了报告，迅速披挂带甲，提着一把宝剑，走上甲板，下令准备器械弹药，抢占上风上流。

船头的斗头烦，船腰的连环烦，褪下了罩衣，装好了火药。水手、随员都身佩刀箭，有的还端着神机铳、千花铳等。

要不是这场该死的龙卷风，则不至于撞上这些老活鳖！嘿，真晦气！李旦有点紧张：花点“买水”钱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今天可有好戏看。

艍船见“致富号”欲抢占上风上流，明白来者不善。把总茅宗宪下令开炮威胁。李旦也下令开炮还击。茅宗宪傻了眼。糟啦，今天碰上了真贼！双方驶近了，烦失去作用。“致富号”的轻武器发挥了近战功能，铳子象飞蝗般泻到艍船上。艍船上没有这类轻武器，茅宗宪下令射箭回击，但箭手们被对方的铳子压得直不起身来。

茅宗宪气得胡子直翘。他娘的，鸡没抓着，反倒蚀把米。他直着嗓子叫喊：“靠上去，登上贼船的有重赏。”

一艘艍船终于靠上了“致富号”，兵勇们冒死用搭钩搭住，十几个兵勇跳上“致富号”，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

①艍船，居兵之船。

②踪，指船队。联踪，即编队的船队。

③海上黑话，指发现商船。

李旦奋力砍断了搭钩。一个瘦精精的兵勇，持刀扑向李旦。李旦用刀一架，臂膀麻酥，暗自吃惊：好刀法。

甲板上刀光剑影，鲜血横流，喊杀惊波。

一个兵勇直取掌舵的太工，看罗盘的伙长横里跳过来接战，相交几合，臂被砍伤，兵勇奋起一脚，将其踢下海去。管理银钱的财库倒是刀法甚精，交战几合就将那兵勇砍倒。

李旦虽然武艺不凡，但那个瘦精精的兵勇却越战越勇，象蛇样缠住了他。李旦渐渐难以支持。其余的人都被兵勇战住，无法抽身相助。眼看李旦被逼到船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见一后生从后舱徒手冲了出来。他两耳生风，一双飞腿“呼”地降至瘦精精身后，将他踢倒。那瘦精精的刀亦被踢下海去。当后生的拳头离瘦精精只有几寸远时，瘦精精就地一滚，一个“鲤鱼打挺”架住后生的拳头。后生运足气力，使出一招“毒爪锁喉”，瘦精精亦回敬了一招“老君封门”，接着一个单飞腿，将后生踢倒在地。后生又一个“饿鹰扑食”冲过去，瘦精精顺势来个“后跨虎”闪身躲过，而后生则用“游龙飞腿”招式将瘦精精扫翻，一阵拳腿，动作迅猛，打得对方再无招架之功。李旦趁势上去，一刀结果了瘦精精。

李旦惊喜地问后生：“你是——”

后生操起一把宝剑，说：“快，快杀官兵。”

杀上船来的兵勇，非死即伤。“致富号”终于冲破重围，坐潮远遁。

铜山寨把总茅宗宪的指挥船，被“致富号”拦腰一烦打中，遂无意追击。

“致富号”上，众人叽叽喳喳地围着那从天而降的后生。

“老弟，请告以尊姓大名。”李旦按着他的肩头。

“小弟姓郑，家里取名‘国桂’，现名尼古拉斯·一官。”

“好，一官，真好汉。”李旦膘了一眼正在呼天叫地的受伤兵勇说：“要不是老弟，今天差点被这些菜货、饭桶送下海。老弟什么时候上的船？”

一官说：“澳门亚细亚商行的黄程，是小弟的娘舅。他不是有货在大哥的船上吗？”

李旦说：“哟，是黄程兄派来押货的，那你怎么不来见我？你娘舅有书信吗？”

一官显得不自在：“娘舅倒没有派我押货。我，我也不知怎么就上了你们的船。”

二

一官是福建南安石井乡人。父亲郑绍祖，本在泉州府里任库吏，现已告老还乡，退居林下。

郑绍祖对长子原本极为失望，及至后来，更是深恶痛绝。现在到了风烛残年，不免勾起舔犊之情。谁叫你生下这孽障！这个不肖子，离家去澳门已经两年了，若不去找他，他定无归梓之心。在家时，他就无法无天，现在更是没有轡的马，不知野到何等田地！

郑绍祖带着两名家人来到澳门。澳门三面环海，风光旖旎，有着很浓的南国味。这里既有粗犷古朴的泥屋，更有鳞次栉比的洋房，他这才真切地意识到：这里已是红毛番的天下。那些女人，袒胸露臂，同男人勾膀搂腰走在街上，体统何在！风化何在！他象吃了臭花生，不住地向地上啐着，急急地侧过脸去。那随处可见的榕树，须髯飘飘，倒是与他心心相照。他下意识地捋捋胡须。唉，要不是国桂这忤逆，花甲之年，何须吃这风尘之苦。

人，如果对下一代寄以厚望，那已是到了十分可怜的境地。郑绍祖曾有过这种朦胧的意识，但他决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个可怜人。可是，现在老了，一切已成烟尘，还须待盖棺论定么？他不得不冷静地审视自己的一生：当年何以对国桂抱以那么大的期望？

郑绍祖一生很不得志。他天资不愚，但也无过人之处。不过，他做事有恒心，有毅力，读书从不怠惰，没有受过戒尺之苦，私塾先生虽然严厉，对他却无可挑剔。绍祖虽然把“子曰诗云”之类烂熟于胸，可是一辈子连个秀才也没捞到，够惨的了！可怜他做了半辈子状元及第的美梦。末了，他心灰意懒，到泉州府做了一名小小库吏，碌碌磨遣生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也拗不过运气。这都是命呵，不要作践自己，命运就是这样不公平！下一代，郑家祖坟庇荫的是下一代。可是，妻黄氏也太不争气了，已经三十挂零，尚无子嗣。郑绍祖急了，续纳一妾。同样连个屁都不放。再纳一妾时，妻黄氏竟出乎意外地咯咯“下蛋”了。

那是万历甲辰年三月十八日晨时，妻黄氏惨叫了一天一

夜后，终于平静了下来。接生婆守候了一天一夜，正疲惫不堪，这意外的平静，把她吓了一跳。她凑到孕妇脸上，只觉得呼吸平缓，正暗自吃惊，孕妇睁开了眼睛，说：“我刚才睡着了吗？我看见三位妇人，引着一片红霞，堆放在我怀里，冲我笑了笑，就遁进地下。”孕妇话音刚落，腹中又猛地剧痛起来。婴儿终于呱呱坠地，母亲脸上呈现着幸福，父亲脸上洋溢着希望：瞧，他眉目清秀，气宇轩昂，日后必成大器。叫“国桂”好吗？国桂，国桂，国家之精粹。

绍祖的希望并不是痴人做梦，他始终相信祖宗葬了好风水。

石井乡同其他村镇一样，都有几篇关于风水的美妙传说。这些传说给乡里人增添了生活的佐料和希冀。

相传绍祖的曾祖郑达德时代，朝廷派江夏侯周德兴，往东南沿海勘察地脉，建立水寨，以卫海疆。一日，他过石井安平地方，见山环相顾，水潮有信，大有龙势飞腾之状。周德兴徘徊瞻玩了好一阵，心中揣摩：此地风水，当出奇才，应为斩断。是夜，周德兴梦见二人从白鹤山飘然而至，跪在他面前，说：“公奉旨勘察地脉，斩除孽穴。公观此处飞腾踊跃，疑惑于怀，欲为开断，以镇国患。但此地不然，发脉于临汀，起伏于紫帽，蟠腾隐现，实归安江。其左辅右弼，气象万千。上天命余保护此土，以俟后来有德者葬其中，应出五代诸侯，为国朝叹气。幸勿轻为开断，以违帝命。”周德兴被惊醒，久久不敢动弹，心下思虑：这不是土地公阻我行事吗？看来不可造次。翌晨，他带着仆役，亲登白鹤岭上。遥望波涛汹涌，环视山势嵯峨，但见一巨石上，镌刻着

“海上视师”四个大字。近前一看，原来是南宋时，朱熹任同安主簿，经过此地，见海潮汹涌，五马脱气，遂书“海上视师”四字，令匠人勒于石上。

自此后，当地传开了民谚：“白鹤山，珠屿案，谁人葬得着，天下得一半。”绍祖的曾祖郑达德，遇见一位异人廖明师，异人自谓通晓风水地理。郑达德重金延聘他，异人为之在白鹤山指葬，并为其地取名“五马奔江”。达德买下这片山地，以为郑家子孙的陵地。

郑绍祖为大公子取名“国桂”；尚意犹未尽，又取字“飞黄”，显然是寄望儿子“飞黄腾达”。

国桂长得虎头虎脑，郑绍祖时常喜形于色。国桂天性好动，把乳娘折磨得苦不堪言。别的婴孩成天价日都睡在摇篮里，可以自个躺半天。国桂则十分警觉精灵，一把他放进摇篮，就歇斯底里哭叫，非得抱着东瞧瞧，西望望。他整日在人怀里扭来扭去，没有一瞬安宁。白天不睡觉，夜里还非得到三更半夜才会入眠。乳娘受不了，不出二个月就换了一位。小国桂的一双脚也特别出奇、有劲。无论躺在床上，或坐在竹轿椅里，他一高兴起来，便崩直小腿，咚咚咚，叭叭叭，似乎要把床板、竹椅撞穿。那频率之快，足以使戏班子的擂鼓手逊色。乳娘夸奖道：“有这双铁脚，今后不愁没饭吃，上马征战，下海踏浪，能着哩。”乳娘也太不会说话了，绍祖听了面露愠色，没好气说：“他是挑大粪的命。”心里则想：我们岂是征战踏浪的人家！国桂应金榜题名，中状元，招驸马，钦差巡按，光耀门第。国桂不到一岁就会说话，二岁已能认不少字。绍祖喜不自禁。虽然国桂刁顽不驯，常使

绍祖动气，但人们说聪明的小孩都是如此，也就转怒为喜。可是，国桂上私塾启蒙后，绍祖心中的烦恼便有增无减。国桂虽然聪明过人，可对于诗书一道，实在是无缘，不是浪野玩耍，就是嗜读武侠邪书，对于四书五经总是不入耳目。有一次绍祖动了大气，将他痛打一顿，然后耳提面命教导他：“你也得争气，不为祖宗也得为自己……”父亲动了感情，触到自己一生郁郁不得志，禁不住热泪纵横。他叨叨絮絮，论理道情，讲得唇焦口燥。突然，他听到鼾声。原来，儿子已经呼呼入睡，颊上还留着泪珠，嘴角却绽出甜甜的微笑，或许正在做好梦哩。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恨恨骂道：“这畜牲！”

“老爷，舅老爷府邸到了。”仆人的话打断了郑绍祖的遐想。

耸立在他的面前的是一座豪华的洋房，悬挂着“亚细亚商行”的大招牌。这座三层洋房，有宽敞的骑楼，屋顶有尖塔。一楼是办事厅，五、六个办事员正在忙碌着，有穿西服的洋人，也有着汉装的中国人。绍祖知道舅老爷是做通番买卖的，老家石井安平一带也有吃这种饭的人，但那是犯禁的，只能偷偷摸摸，而这里却如此堂而皇之。办事员讲的都是葡萄牙语，他好象到了另一个天地，浑身感到不自在。

二楼是货栈，三楼才是舅老爷的住宅。宽大的客厅，悬挂着几幅西洋油画，嗨，还有光屁股的女人，还搔首弄姿哩。完了，国桂丢进个灰堆里，还拍得干净？他甥舅沆瀣一气，这个儿子算是完了。

“姐夫，你来也不先报个信。”黄程迎出来。

绍祖哼哈两声，故意拿板拿势。他一向看不起这个妻舅，好好的人不去争功名，走正道，却去做末流勾当。俗话说，万般手艺，不如锄头落地。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拿锄头，名声也比干买卖强。

黄程大腹便便，绍祖干瘦如柴，相形之下，使仆人忍俊不禁。黄程吩咐仆人：“到教堂去，把尼古拉斯·一官叫回来。”

“尼古拉斯·一官？”绍祖十分吃惊。

黄程知道失言，只好解释道：“这是国桂的教名。”

绍祖再也矜持不住，悻然作色：“你早就该叫人押送他回去。”

黄程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当初他来我这里，我也教训他：当此富年，正宜潜心，博取功名，怎么能无故远游，擅离父母。他诡称说：阿母思慕娘舅，让甥儿来恭候起居，怎敢擅自浪游。后来接到你们的信，才知道他干了不轨的勾当。可是，他已结交了许多朋友，羽翼丰满，我也就无可奈何了。”

绍祖的目光又触到油画上的裸女，急急移开视线。事隔两载，他本已宽恕了儿子的荒唐事，现在又腾地怒火中烧：随他去吧！

三

教堂里漫出如诉如泣的歌声。

做礼拜的人鱼贯走出教堂，唱诗班的少女也互相道辞了。一官还沉醉在圣歌里。

牧师向他走来。

“居古拉斯·一官，我的孩子，你这一阵去什么地方啦？”

“我到马尼拉去了一趟。神父，我走之前还特地告诉过您，您想想。”

“噢。”牧师敲敲脑袋，“没错，没错。一官，你的葡萄牙语有长进吗？”

“神父，我正要向您请教。”一官恭恭敬敬地站在牧师面前。他在学外语方面，有极高的禀赋，这连他自己都非常吃惊。其时，葡萄牙语是亚洲国际贸易上的通用语。大概是由于急用的缘故，他的智力迅速开掘出来，获得了驰骋的原野……如果当年也这样用功读书，说不定父亲的黄粱美梦还真的兑现了，当时怎么就那样怕啃书呢……当年的国桂，的确让先生头痛，时常一转身，就不见他的踪影。“把手伸出来。”先生十分威严。他伸出手，还要冲先生做个鬼脸。他的一个手掌被戒尺打肿了，痛得嘴唇咬出了血，却又伸出另一手掌，说：“还有这边。”“你怕不怕？”“太痛了。”“你还敢不敢？”“太痛了。”“我在问你！”“我说过了。”他抵死也不说出个“怕”字或“不敢”。他最崇拜的英雄是剿灭倭寇的戚继光，常在同伴们面前，神气活现地装扮戚继光。有一次被绍祖撞见了，要捉拿他。他却飞舞着棍棒，使老子不能近身。绍祖理想的肥皂泡破灭了……别指望了，这种孩子还有救？你说他屁股坐不下来念书，可是什么